

陳耀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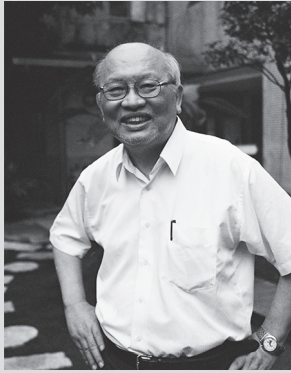


圖4 陳耀昌
攝影、提供／陳文發

文協百年，迎向島嶼曙曦

2021年適逢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該會成立於1921年，以「傳遞進步的理念與價值觀」為創立宗旨，是一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創始元老蔣渭水更替當時台灣社會開出診斷書，直指其為「知識營養不良症」。時隔百年，2021年全球壟罩於疫情之中，這時所要對抗的是肉體上的侵害，文協元年與大疫之年兩相對照，分別面臨心智與身體的挑戰，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巧合。於此之際，陳耀昌推出了新作《島之曦》，以台灣文化協會盧丙丁、林氏好為主角，重現1920-3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

陳耀昌的創作契機總帶有些許偶然的機緣，一次回鄉掃墓，七十多歲的叔叔忽然對他說：「我們家的第一代查某祖是一位荷蘭女性。」這句話帶給他無限的想像，於是他提筆寫下了《福爾摩沙三族記》。《福》作出版後，經由朋友的提點指出現今台灣已與書中描寫的台灣不同，各階段的移民造就今日台灣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因而催生《傀儡花》，以1867年美國羅妹號事件為背景揭開台灣近代登上國際舞台的重要歷史篇章。至於新作《島之曦》的主角林氏好，更

是由《傀儡花》其中一條註釋延伸而來，李仙得、關屋敏子、林氏好三人彼此有著環環相扣的人際關係；同時身為醫師的陳耀昌長期擔任「漢生病病人權保障及推動小組」召集人，多次至樂生院開會，冥冥之中亦與書中另一主角盧丙丁結下不解之緣。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因緣巧合，陳耀昌以盧丙丁、林氏好為《島之曦》的主人翁，有別於台灣文化協會中更廣為人知的蔣渭水、蔡培火等人，相較於以上的大人物，盧丙丁等這類「小人物」反倒能開展出更廣闊的小說格局。再者現實中盧氏夫婦的愛情故事、丙丁罹病後的下落、阿好的演藝事業本身便極具戲劇性，為該書精采度增色不少。

台灣1920至1930年代是個生氣蓬勃的時代，卻也是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日本殖民帶來了知識啟蒙，然亦使得台灣人的主體認同受到了挑戰，現代化這把雙面刃時不時戳痛台灣人的心。陳耀昌掌握住這樣的複雜性，以多重脈絡來描繪那個年代，將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疾病醫療史、現代藝術發展皆網羅在《島之曦》一書中。為了切合史實，陳耀昌慣於在小說中夾入大量史料，曾被批評「犧牲了流暢度，有些部分念起來更像歷史教科書。」《島》書亦有此缺點，為了將文協發展進程交代清楚，此一主線有如紀事年表般條列敘述而略顯枯燥，幸而透過人物間的互動對話與各主角本身富含張力的經歷補足此一缺陷。

陳耀昌的創作追求小說化的歷史，寫作時他慣於先將史實拾掇起來，再以小說筆法將之串聯與潤飾，虛實交雜形成作品一大特色。另外他所看重的還有將小說影視化，早在出版《福爾摩沙三族記》時便有此願景，

在2012年一次訪談，陳耀昌直言：「下一步是希望把這本小說拍成大河劇或電影，如果可以由李安導演，想必是國際級大片」，數年後他的夢想實現了，2017年公視買下《傀儡花》版權，欲改編拍攝一部台灣史詩影視作品。耗時數年籌備拍攝，公視終於2021年推出旗艦大戲《斯卡羅》；該劇高額製作費與講求細緻的場景、服裝等，搭配首播場面壯闊的前導影片，尚未正式播出已造成話題。首播即創下公視開台以來收視紀錄，口碑與收視皆交出不錯的成績，亦實現長久以來陳耀昌「期待由小說與影劇來展示台灣的多樣文化與創新重生」之願望。



圖5 鍾文音

構築文學的聖家堂，創作母題的難以告別

鍾文音以《別送》一書摘下2021年台灣文學獎·年度大獎。一場由41萬字鋪墊而成的「遠行」，始於母親之死，再平凡不過的開端，按著殯葬禮儀的程序首要處理肉身已死，至於心靈與慾望何以安放的問題正待展開。這樣的設定只要稍不注意便易於落入可想而知的俗套之中，然而作者卻藉由時序、場景與心理描寫等不厭其煩地更迭調動，以繁複文字纏繞出曼陀羅，終成一部鴻篇鉅製之作。如同評審陳榮彬的評語：「雖然它講述著一個普通的故事，但對於生命會把她帶到哪裡去的思索，令人好奇。《別送》在故事性上面，是我最喜歡的一本小說。」

鍾文音慣於在作品間鑑映私人生活，此與她的創作觀有關，她表示：「還是得回到文學對我的意義上，如果我沒辦法處理『我』，那我不想要涉入文學。但是這個『我』，又必須變型，所以變成以『我』為基礎的不斷變型、多重折射和纏繞，她是我，又不是我。」因此我們從《昨日重現》中參見了她的天可汗，跟著《短歌行》碰觸到心寬的年代，一併走進鍾氏百年家族史，